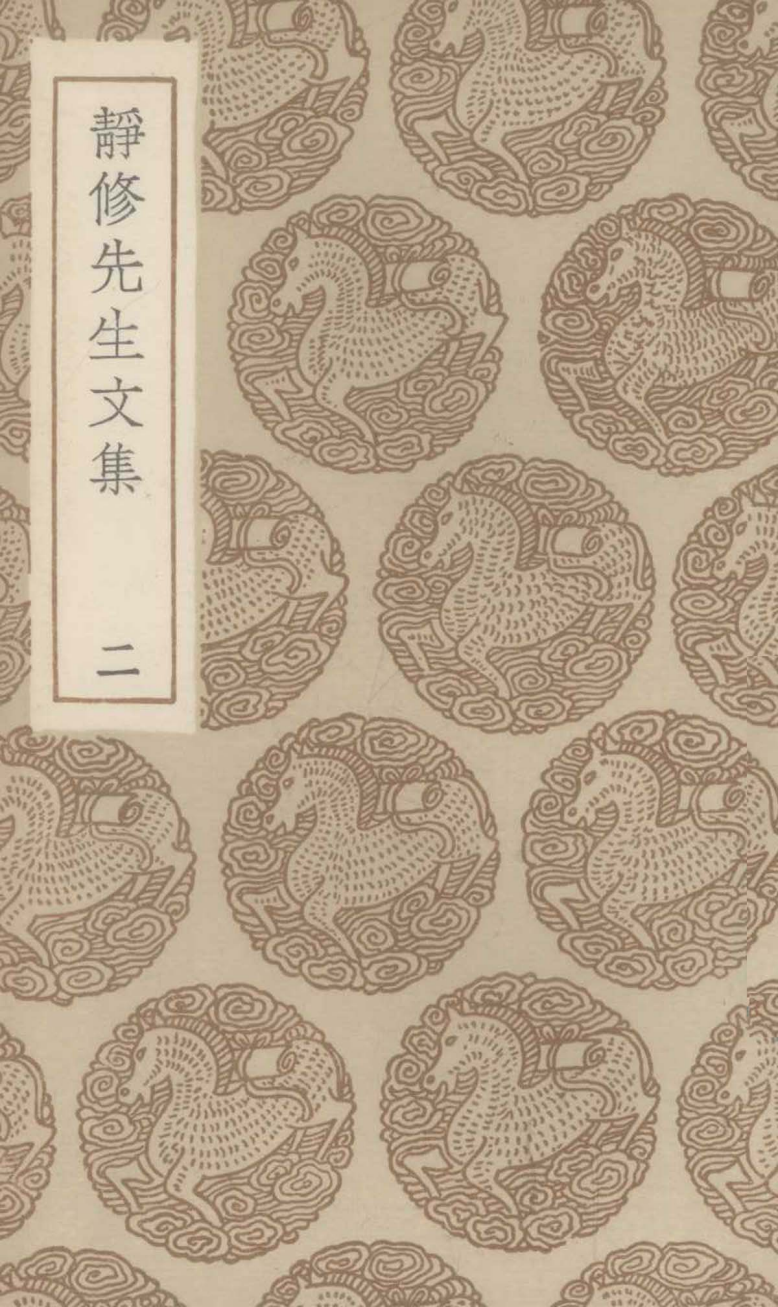


靜修先生文集

二



解傳先生文集

二

靜修先生文集

(二)

劉因著

靜修先生文集卷三

書後題跋

書饕餮圖後

饕餮之生於唐虞。猶水物之生於陸也。雖欲饕餮。烏得而饕餮。然其所以爲饕餮。則陽中之陰所不能絕。雖欲不饕餮。烏得而不饕餮。以烏得而不饕餮者。與烏得而饕餮者遇。是以天下莫不見其爲饕餮爲饕。而得以饕餮之也。及世運降矣。人道晦矣。淳者漓而和者戾矣。關雎鱗趾之意息。而河圖鳳鳥之嘆興。饕餮兮。此其時也。孰從而見其饕也。而又孰得而饕餮之也。此饕餮之所以列於器也。夫饕餮之所以列於器也。其所以著夫惡。則禹金以魑魅鑄。楚史以檮杌名也。其所以示夫戒。則尊彝之取象。盤孟之有文也。呂氏春秋。謂以象形飾者。周制也。或者曰。以形象識之。則殷器也。非周制也。是則不可得而知也。世且不可得而知。又烏得而知其用也。金臺田景延得古饕餮。拱泉而垂腹。羸其面。而坐則人焉。其下若有承盤者然。河東元裕之爲之考。定其爲古器之無疑也。景延遂以劉敞、呂大臨例而圖之。其友郝伯常欲爲道其然而不果。而屬予嗚呼。人之於古器物也。強其所不可知而欲知之。則爲博物之增惑也。舍其所不可知。而特慕其古焉。則爲玩物之喪志也。爲增惑爲喪志。皆非知好古者也。舍其所不可

知者。而求其所可知者。則古人之所以爲戒者。在我矣。因其所可慕者。思其大可慕者。則古人之所以爲古人者。自此而得矣。求知。是知也。求慕。是慕也。則斯器也。固有爲致知之一。明德之端者。不惟在我之鑒。以此而見。在物之鑒。我將自此而得以鑒。鑒之也。至元丁丑正月丙寅。容城劉某書。

跋魯公祭季明姪文眞蹟後

季明與盧遯同時遇害也。今公所謂仁兄愛我。俾爾傳言者。不應居遯之後也。果先之。則潛告之舉。自忠節發。而史爲遺誤矣。且公於其父之廟碑。自敘距師古爲四世。與忠節爲同祖。而新史乃以公爲師古五世從孫。與忠節爲同五世祖。不應公自敘亦如撰歐陽瑾碑之有誤也。舊史自以之推。爲公與忠節之五代祖。以忠節爲公之從父兄矣。不知新史何所據而改之。而汪應辰於公傳。辨師古五世之誤。於忠節傳。不辨其同五世之誤。亦可謂考之不精矣。是以知歐陽永叔不敢以新唐書世系列傳爲正者。不特張許孔氏而曾子固。所謂史誤者。又不特李白傳而已也。至元丁丑八月癸亥日。容城劉某書。

跋朱文公傑然直方二帖眞蹟後

先生傑然直方二帖。郝奉使得之儀眞。予觀其詞旨筆勢。則跨越古今。開闔宇宙。荆公實不足以當之。而其類然其順。浩然其歸。方康節檢束之時。蓋亦無有也。書法自漢魏而下。壞於晉宋。極於黃米。此先生千古絕絃之論。觀者以此意求之。或有感焉。而於其讀先生之書。而得其心。則視凡世俗之所爲學者。皆在百尺樓下矣。又豈但書法而已乎。至元丁丑八月壬戌日書。

書東坡傳神記後

形、神之所寓也。形不同焉，而神亦與之異矣。予嘗愛韓魏公記北岳廟之言曰：嶄然而石，坳然而谷，泉焉而衆派別，林焉而萬榦擢。岳之形也，倏霽忽冥，伏珍見祥，喜焉而風雨時，怒焉而雷雹發。岳之神也，予謂惟是形則有是神，於是形而求是神，則得之；不於是形而求是神，則不得也。是以公又曰：廟而祭焉，非古也。嗚呼！廟而祭焉，雖非古也，苟卽其形而求其形之精神，聚之一室而致禱焉，則猶方坎園丘，壇以四望之遺意也。至廟而像之以人，被之衮冕，而王之帝之，形則人，衣冠則人，名則人之稱，而岳烏乎在？於是而求岳之神，原作人亦難矣。人之祭也，主以別名氏，尸以會精神。蓋子孫則祖考精神之餘也，其祭社也，卽其地而表以樹，而主乎石焉。蓋植物之根乎土，土地精神之發見者，而石則土之類也，是以前得其神焉。豈惟是也？喪禮之服，必其人之衣。溫公藏祖考手澤遺文於其廟，而祭之，蓋以精神嘗在乎此也。豈惟是也？禮文制度，亦必有精神之所安者。如身爲士，而席則大夫，祭爲卿，而樂則天子，固已居之而不安，聞之而不享。至於昔焉而席地，今焉而匍匐，理有可疑。神亦烏得而流通也哉？由是而推之，凡像設之未極其精，而苟簡於習俗者，皆不若無像設之爲愈也。而程子神女衣冠之辨，士木人身求雨露之說，蓋爲一髭髮之語，相爲發明，其亦精矣。潯南王氏妄爲辨論以譏之，彼亦烏知所說之所謂哉？田景延嘗爲先人作大小二像，不惟極其形似，併與夫東坡所謂意思者而得之。是以予於禰祭特用之。夫畫形似，可以力求，而意思者，必至於形似之極，而後可以心會焉。非形似之外，又有所謂意思者也。亦下學而上達也。予去歲題

一畫卷云。煙影天機滅沒邊。誰從毫末出清妍。畫家也有清談弊到處。南華一嗒然。此又可爲學形似而不至者之戒也。予旣作三詩以贈之。而復書此說於所藏郝奉使所書東坡傳記後云。至元十二年三月望日書。

跋懷素藏真律公二帖墨本後

顏魯公自其九世祖騰之。至公以能書名天下者。凡十人。而顏、頤、不與焉。其淵源已如此。而其父已傳法於殷仲容。而公又會意於張長史。今見懷素此帖所云。則知公之講習於師友者。又如此。嗚呼。書一藝也。必欲其精。而猶如是。矧其大者乎。帖後有文潞公、呂汲公、趙懿簡、劉忠肅諸公。元祐四年跋語。是年潞公以年老平章軍國事。方辭去不得。而汲公爲宰相。懿簡公爲樞密。忠肅公爲御史。吁。亦盛矣哉。後游師雄刻此帖於長安。則八年九月也。宣仁后實以是月崩。而明年已非元祐矣。宋之治亂。於此焉分。又所以發予之歎也。此雖一帖。而有可嚜者二。故併書於後。以待覽者云。至元丁丑七月己亥書。

書王子端草書後

子端振衣起遼海。後學一變爭奇新。黃山驚嘆竹谿泣。鍾鼎騷雅潛精神。默翁語也。雪溪仙人詩骨清。畫筆尙餘詩典刑。聲光舊塞天壤破。議論今著兒曹輕。遺山語也。二公之言。必有能辨之者。東坡謂書至於顏柳。而鍾王之法益微。詩至於李杜。而魏晉以來。高風絕塵。亦少衰矣。朱文公亦以爲然。而默翁蓋知此者。是以不取於子端也。安得如默翁者而與之論書。至元十五年正月二十三日書。

書康節詩後

物齊也。齊之則不齊矣。猶之東西也。東自東而西自西。固不齊也。然東人之西。則西人之東也。是曰東亦可。曰西亦可。則是未始不齊也。然東西之形既立。指其西而謂之曰東。則爲東者。必將起而爭之。而不齊者出矣。不齊之。則物將自齊而平矣。東也。西也。吾立於中。而制其東西焉。如是。則謂之無所著。可也。一有所著。則不西而東矣。謂之無所著。可乎。彼空將無所著也。一倚於空。獨非著乎。此程子深有取於邵子之言也。然彼爲其說者曰。是不足以破吾說也。吾曰。齊固未嘗齊。夫物也。吾曰。空固未嘗著。夫空也。噫。悠謬輾轉。愈遁而愈無實也。

題高允圖後

人之制行。近於當理者。多矣。欲必其制行之初。真見義理之當然。而斷然無一毫人欲之私者。則未易知也。然考其平生。則心術之微。亦有不可得而掩者矣。如高允。忠情之直亮。蓋其生質之本。然其設心處事。必非善爲僥倖委曲之人也。如勸翟黑子。有罪首實。亦以義理之當然爾。而作史者。遽繼之以庶。或見原之語。則所謂首實者。乃所以爲僥倖之資也。至於史事不欺。則又以謂忍負翟黑子故。則允之所以爲是。非以義理之當然。第以此爾。此皆史臣不明義理。而於遺辭之際。輕爲增損。往往使人忠亮之心。不灑然於天地間。非止允一端而已。讀史者。亦一無字不可不知也。

題遼金以來諸人詞翰後

遼誥勅一卷。金正隆詞人製作。附今姚竇諸人跋語一卷。予觀之。謂遼金迄今。自北而南。漸以大其文物之變也。亦然。劉某題。

題婁生平鍛模本後

銀工婁生平鍛墨本。前人題誌。莫不以爲天下之絕巧也。夫以人心之靈。有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者存。苟專力於一藝。其精密神巧。亦何不至。此固無足怪焉。予所感者。自汙尊杯飲而有器皿。自器皿而有文飾。自文飾而有如此。至有如此者。考其世。尙未遠也。而來者無窮焉。將止於如此而已耶。將變而益以文耶。抑亦將反古人創物適用正大淳厚之制也。

原作抑

書

與政府書

九月二十八日。某再拜。某自幼讀書。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。雖他無所得。至如君臣之義一節。自謂見之甚明。其大義且勿論。姑以日用近事言之。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。原作日。據元文類改正。以遂其生聚之樂者。是誰之力歟。皆君上之賜也。是以凡我有生之民。或給力役。或出智能。亦必各有以自效焉。此理勢之必然。亙萬古而不可易。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。某生四十三。年未嘗效尺寸之力。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。而恩命連至。某尙敢偃蹇不出。貪高尚之名。以自媚。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。而得

聖門中庸之教也哉。且某之立心，自幼及長，未嘗一日敢爲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。平昔交友，苟有一日之雅者，皆知某之此心也。但或者得之傳聞，不求其實，止於蹤迹之近似者觀之，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。惟閣下亦知某之未嘗以此自居也。請得一一言之。向者，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，卽與使者俱行。再奉旨令教學，亦卽時應命。後以老母中風，請還家省視，不幸彌留，竟遭憂制，遂不復出。初豈有意於不仕耶。今聖天子選用賢良，一新時政，雖前日隱晦之人，亦將出而仕矣。况某平昔非隱晦者耶。况加以不次之寵，處之以優崇之地耶。是以形留意往，命與心違，病臥空齋，惶恐待罪。某素有羸疾，自去年喪子，憂患之餘，繼以痞瘡，歷夏及秋，後雖平復，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。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，瘡疾復作。至七月初二日，蒸發舊積，腹痛如刺，下血不已。至八月初，偶起一念，自嘆旁無期功之親，家無紀綱。原作綱紀，據元文類正之僕，恐一旦身先朝露，必至累人，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，修營一舍，僦病勢不退，當居處其中，以待盡。遣人之際，未免感傷。由是病勢益增，飲食極減。至廿一日，使者持恩命至。某初聞之，惶怖無地，不知所措。徐而思之，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。某又慮若稍涉遲疑，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，而蹤迹高峻，已不近於人情矣。是以卽日拜受，留使者候病勢稍退，與之俱行。遷延至今，服療百至，略無一效。乃請使者先行，仍令學生李道恆、納上鋪馬聖旨，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。望閣下俯加矜閔，曲爲保全。某實疏遠微賤之臣，與帷幄諸公不同，其進與退，若非難處之事。惟閣下始終成就之，某再拜。

與王經略

八月廿八日、劉某再拜、以平生知己、有五年之別、且還自數千里外、款段下澤、奉候起居、角巾私第、從容觴詠、爲數日留、以道前日西山連榻、南州並轡之好、實初心也、故自四月初、始聞有歸意、訪問迄今、無虛月、及至、則腹痛連縣不止、而不能徑往、南望依依、徒增悵悵、仲實來、仍聞執事脚氣作、不知近日復何如、謹專人奉問、續當親往、未間、秋嚴、維順時、以道自愛、不宜、某再拜、經略恩公執事、

與趙安之書

某再拜、人自保來、就問動靜、方聞先丈捐館、不勝驚悼、惟足下哀痛、何以堪之、交朋義重、奔慰無由、臨書悵然、裁抑是望、七月十三日、某再拜、安之大孝、苦次、

又與趙安之書

某再拜、安之、吾友、劉碑、續入數事、改定附呈、若有未安、望就爲更正、以示仲良諸君、不然、亦當見教、使再刪潤也、鄉所命寫謬作、但諸藁多塗抹、學生輩不能盡辨、今姑錄此、後當續盡寄之、然亦望因此而有所教告也、而老兄所見、及前後二詩、卻望付下、時一覽之、當以不能副所知、而自警省焉、若有近作、幸併得見、謬作冊子中、所謂河圖辨者、初未嘗示人、學生輩誤寫入此、然欲去之、則連前後且封緘已竟、而不及望不出示也、自來山中、聞見日狹、交道日寡、徒深馳想、孰從晤語、益恨前日之不得日相從游也、近題孫仲誠、山水詩卷中、有一詩、及諸公可取者、發一笑也、參蘇、少致野人意、希領之、會伯起、純甫、致懇、閏十一

月十一日某再拜。

又與趙安之書

劉碑理財一節。多聞人稱道。近聞劉之故人。復能道其詳。故書所謂薦與詔可之云者。見其所授宣中詞如此。西塘見宋編年雜書。衛村見五代史。當作此衛字。息盜一節。近見諸史循吏傳中。事有細於此者。亦得書。故復續入。恐疑前後所云不同。故及之。然更望可否也。縣官猶學官云。卽官舍也。見前漢詩。後二公字。係是二章。不係重韻。役使一章。亦有此例。無妨共張二字。前碑卻付下。近趙君玉寄一卷詩來。深入理窟。當略其辭語。取其旨意。乃知此老有非人所能到者。似此書生。今世能有幾人。謹附去。試過目焉。以吾兄實古人所謂人之有技。若己有之者。故敢以是相告也。某又拜。

與郭子東書

先太守銘中。書先夫人事蹟。則賓不可以勝主。先夫人銘中。書先太守事蹟。則陰不可以統陽。且婦人前無表慕之例。但有誌爾。必一樹之墓表。一埋之墓道。於情文始備。希知之。某再拜。子東奉議大孝苦次。

請趙教授就師席

總管府廉孚等。謹致書於教授安之先生足下。近聞病體就平。學者莫不相慶。比講堂落成。有府學生尙克溫等。修館舍。備束脩。以請。伏望早就師席。以副國家崇學育才之意。正月初八日。孚等再拜。

書示瘍醫

周禮瘍醫、凡療瘍、以五毒攻之、以五氣養之、以五藥療之、以五味節之。五毒、疑卽醫師所聚毒藥。凡五藥之有毒者、非謂一方五藥、而可以盡攻諸瘍也。攻與療、所以去其疾也。養與節、所以扶其本也。蓋攻則必養之、療則必節之。攻視療加急、養視節加密。理勢然也。鄭氏釋五毒、以黃堊、置石膽、丹砂、雄黃、礬石、慈石、其中、燒之三日三夜、其煙上者、以雞羽取之、以祝創惡肉、破骨則盡出。宋楊文公見楊峒驗之、果如鄭所云。此蓋古方五毒藥之一爾。若卽以是爲五毒、則不惟聖人之言不如是之狹、而執兼與下文五氣、五藥、五味之言、亦不類矣。予又恐以楊之偶中、而致人之不中也。賈氏疏、又以五藥爲五毒、則鄭旣失經之意、而賈又失鄭之意也。東坡嘗論學儒、不但費紙、而正俚語之非。唐庚論陶隱居、注本草與易之說、非知言者、蓋儒術之大無對、非可與醫並言者也。然衆技校之、則李明之、嘗言蘇沈良方、猶唐宋類詩、蓋言不能詩者之集詩、猶不知方者之集方也。一詩之不善、誠不過費紙而已。一方之不善、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。友人爲醫者求余書其醫瘍也、故云。

答田尙書

某再拜復。禮意懇到。至於再三。雖不敢當。亦所不敢拒者。然勢有不能者三。今不免一一焉。近有人自鄉中來。水幾嚙先墓。尙賴相去甚近。時得展省。而謀所以遷避之方。必三歲而後可庶幾焉。一也。家堂垂老。有所生女子在趙州。亦欲時一相見。若遠去。則往復極不易矣。二也。外舅郭判官平生受知最重。今在平定臥疾。十月間已一往省視。臨別垂泣云。比死幸得一相見。近其子書來云。變腫而利。醫者云。利不利於

是證也。拙婦聞之。殆難爲懷。欲遂俱往視之。則山路崎嶇。往復千里。而勢有不能。殆不免某復作一行也。三也。有此三者。而遂舍之。將以教人。而先失此。雖公亦所不與也。可往。則一來卽往。誠不敢虛譌。以要人之再三。公若不亮察。雖百往復。亦止此而已矣。某再拜。

答何尙書

某再拜復辱書。原作疏禮意甚厚。實非所敢當也。然易之風土。素所慕愛。而公之才器。則又所願交而未得者也。某平生嘗苦無書讀。每思欲館於藏書之家。而肆其檢閱。而今之藏書。復孰有如公之多者。是三者蓋十年之所欲求而不得者。今一朝不求而併得之。且公出貴家。而能不忘子孫教養之計。求之古人。亦不多見。而某又何暇辭。但事緒卒不能絕。六七月之交。當再議之。某再拜。

答張推官

某頓首啓。自獲與仲實交。嘗竊聞家世昆季之美。而執事恬退之節。樂易之風。雖未之識。固已若親承其教。五月間。彥通來。聞秩滿家居。而僕方私計。或以事至府。則庶得一見焉。及仲實至。則紙墨等物。遽蒙先施之辱矣。且許以北行。則取道於此。而將枉駕焉。感慰不自勝。然思其所以得此。豈仲實諸人。嘗以不肖欺執事也。比當面敍。姑此馳謝。八月廿八日。某再拜推官先輩執事。

答王判官

某頓首復總判執事。向居保府。竊聞才名風節之餘。向慕而願交之者。有日矣。然公宦遊南北。而僕復閉

門癡坐。蹤迹蹉跎。是以十年之間。僅望見風采一二於稠人之中。竟未嘗接杯酒殷勤之歡。以道其相與之意。及來山中。交道日狹。故人日疏。凡鄉曲之賢。平昔之願交而未得者。日往來於心。其相與之意。故在。忽八月九日。傾四月間見寄詩。其賦敍平實。而興寄高遠。辭旨精嚴。而風格古雅。其平日磊磊自負。與夫期待之厚。又概見於言意之表。讀之不覺驚喜。向之願交而相與者。自此敢少進於前矣。特恨浮沈久而得之晚。和答難而報謝遲。故謹專人先此馳復。比良晤。秋嚴。惟順時以道自愛。不宣。八月廿七日。某再拜復。

答口勸農

某頓首再拜。復書勸農仲淵先生執事。辱惠書。知勇退之節。好士之風。不勝嘆服。所喻舉可爲縣學師者。一人。見保府及旁郡諸友人。年及四五十以上者。皆已經擢用。某在城。一二生徒。稍通經者。亦以事奪不能去。惟李某字某者。見在新安縣三臺村居。其學行頗可爲小學師。其累稍輕。或可暫去鄉邑。然逼於嚴命。不敢不勉思之。欲求如許端甫者。實不可多得也。蓋如斯人。每已在仕路。不然者。或老病不任教讀也。僕平昔一二生徒。精通文義者。亦各以事纏綿。不能遠去。爲執事計。不若懇留許君之爲得也。恆之習之。迴謹此奉報。不能既。二月十一日。

如深澤李德常、南宮康和之、皆可。但不知其人肯應之否。

答仲誠問干支

甲陽氣萌動草木至是始甲而出。
乙陰氣尙強陽出乙乙也草木亦然。
丙陰氣初動陽氣將虧故文從陰內而陽外在萬物則炳然而成。
丁陽強不爲主其勢適與陰丁萬物至是皆丁實。
戊陽土也故文通物而出戕物而入。
己陰土也故文象萬物辟藏詘形。
庚以陰干陽更而續之又爲萬物庚庚有實也。
辛陰干陽極更故而新故萬物更爲成熟。
壬陽受始而陰壬之。
癸水土平可揆度也。

右干

子滋也陽氣動萬物滋也。
丑紐也萬物動有事。
寅饋也正月陽動欲上而陰強饋寅於下。
卯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。

辰、震也。三月、陽氣震動。
巳、巳也。四月、陽氣已出。陰氣已藏。
午、悟也。五月、陰午逆陽冒地而出。
未、味也。六月、滋味成。
申、神也。七月、陰成體。
酉、就也。八月、物成。
戌、滅也。九月、陽氣微。
亥、荏也。十月、微陽起。

右支

答醫者羅謙父

八月二日。駟頓首再拜復太醫先生侍下。人來領書。及見賜諸醫書。前後受賜稠疊矣。僕自六月七日。中山會葬妻父。七月五日迴。目疾暴發。至今昏花。所謂醫經辨惑。纔檢校二三簡而已。昨日定興奔舅氏喪。迴而知專人來。且以繕寫脾胃論見命。則愈增稽緩之媿也。然目疾纔愈。尙不敢久視。且一二日間。欲於門側建一草亭。又不免監督之役。恐久曠日期。而虛來人之傭直也。今日早飯竟。故遣歸。其二書約兩月可畢。至期使之來取可也。仲實近出來。卽送書去。比良晤。惟以任重自愛不宣。克溫無異此。駟再拜太醫